一個遠古的故事

您好！

我們相遇不是偶然，是什麼讓您拿起這本書？您先不用告訴我，給我一本書的時間，讓我來告訴您一個故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遙遠的村莊上有一個女孩，她天真無邪，等著自己長大，因為村中的老嫗曾經預言她美好的未來。她會有個一個可愛的孩子，有自己的花園，在那裡她每天可以看著日出，對園中的花草樹木許下祝福。在那裡她有自己種的菜蔬，自己養的家禽，在那裡她將一無所缺，直到終老。

從小就失去父母的女孩，記住老嫗的預言，當她難過的時候，她會摸著胸

前的香包袋，低頭禱告。香包袋是母親留給她的，母親死前跟她說，她在那個香包袋裡面，有任何困難都可以對著香包袋說，她會保護她。女孩在每晚睡覺前，總是摸著香包袋，好像媽媽就在她身邊，她就可以安穩地睡去。

女孩真的如老嫗所說的，結了婚，有了小孩，這個美滿的家庭讓女孩心滿意足，這時候她也成為一個女人了。然而有一天，當女人出門辦事時，不知什麼原因，兒子用他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女人傷心欲絕，她沒辦法埋葬兒子，她把兒子放在大廳中間，日日夜夜守著他。她想問老嫗，為什麼有人會殺死自己？為什麼他活不下去？女人完全沒有準備好要面對死亡，她行走了三天三夜，才到老嫗住的茅草屋。但是老嫗不在家，聽說她去了遠方。

女人只好守著兒子，將他的屍骨擺在大廳當中。她看著兒子的臉，依稀看見他在微笑，她撫摸著他的臉龐，不斷呼喊他的名字，彷彿要將他從睡夢中叫醒。

她躺在兒子的屍骨旁邊，守著。沒多久，蛆蟲由兒子的眼窩竄出，嚇了她一跳，她並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吞吃孩子的生物。接著，鼻孔、嘴巴、耳朵，滿滿的蟲，兒子的身體成了蛆蟲的樂園，她失神地看著。孩子身軀布滿銀白色的蟲，看去像一片汪洋。接著黑色的屍水也流了出來，屍臭叫她嘔吐不已，但怎麼作嘔就是吐不出肚腹裡的辛酸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失落孩子，被重重的哀傷壓在心頭，看著那不再醒來的身軀，她的頭垂了

下來。悲苦從腹中湧上來，到胸口中一片沉重，她的頭垂得更低了，整個上半身拱了起來，像一隻受傷的獸。她整個背撐起一個世界，她得撐著，否則火山會爆發，毀了這一切。悲傷是一股熱流，一股能量，不會憑空消失，它們需要有出口，能量需要宣洩。一陣陣的熱流，一聲聲的喘息，一滴滴的淚水。喉中的熱氣會刮人，連纖毛也在哀嚎，就像著火的金爐，熱流帶著燒成灰的紙錢往上流竄。這個如同岩漿的熱流，任意翻滾出地表，重新刻畫她的生命地景。

這悲苦是宇宙的，不是她個人專屬的；是眾生的，不是她獨自擁有的；是人間的，因為只有活著的人會悲傷。母親只能靠著自己的肩膀撐著，任由岩漿劃過其身。

她坐在宇宙的邊緣，孤獨守著孩子。這裡沒有其他人，只有一片荒蕪，生命底層的荒蕪。

這是人類野史中第一個自殺案例，這個女人就是自殺者遺族。

自殺者遺族，是指因著一個人的自殺身亡而感到悲傷的人。這世界上有不少像她一樣破碎的人。聽說在地球上，每年大約有七十萬人自殺身亡，也就是大約每四十秒就有一人走上絕路。有多少人會思念這七十萬人呢？

因著不能明說的因緣，我在這位遺族母親的住處中，找到十二封信、一疊筆記、一張村莊的圖稿。諸多手稿以主題排序，比如，「擁抱悲傷」、「複雜性悲傷」與「自殺情結」等等主題。雖然信件沒有署名，但顯然是寫給她的，由信件內容我判斷這十二封信是死者寄給生者的，然而這些信是如何到母親的手中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這些信在閱讀時似乎也沒有一定的順序，除了首尾兩封信——以薛西佛斯開場，為薛西佛斯帶上微笑結尾之外，置換順序閱讀似乎也沒有什麼問題。

我被這些文字深深地著迷，因為人世間沒有人這樣說話的，那是不屬於人間的語言。雖說人間沒有人這樣說話，我卻覺得有一股熟悉感，我深深被感動著，那種急切的口吻、深刻的感情、全然的專注，似乎活在人間是一種祝福。

《蝴蝶夫人》

其實我對自殺與遺族這個議題感到興趣始於憂鬱症的經驗，這不是光榮的故事，但我得跟您分享我的過去，您才會知道為什麼我不坐在戲院看戲，寫我的劇評，而是趴在書桌前，與這堆雜亂的手稿與信件混在一起。

看戲寫劇評曾經是我的工作，這在倫敦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工作。嗯，「工作」這個字眼不太對，應該是說「職涯」，因為每個劇評家都是經過一番美學的洗禮，都有自己專屬的定見，他們必須有感性的眼睛、理性的頭腦，細膩的心靈，還要有一枝能動的筆。從小我就多愁善感，不像一般男生那樣man。我媽媽曾說，我三歲的時候看到草地上一朵含苞待放的紅色玫瑰花，立在原地一動也不動。才三歲耶！我就被玫瑰花給征服了。媽媽沒辦法，好說歹說，就是說不動我的腳。最後，只好連哄帶騙，順著我的意一起跟玫瑰花說了十二次

Bye Bye之後，我們才離開肯辛頓花園（Kensington Gardens）。

八歲以前，到肯辛頓花園散步是我每天最開心的時候，早上十點，媽媽會幫我穿戴好，帶著我從北邊的貝斯沃特路（Bayswater Road）走進這個大花園。我最喜歡在北邊靠近蘭開斯特門（Lancaster Gate）的義大利花園（Italian Gardens），裡面有四個噴水池，白色大理石上面刻有許多薔薇花，環繞四周的是五種造型的甕臺，有天鵝的胸、女人的頭、公羊的頭，海豚和橢圓的蛋型。我在這些甕臺與欄杆之間穿梭，與蝴蝶玩著捉迷藏，媽媽則倚靠著海豚，低頭沉思。大約十二點半，媽媽會牽著我的手，從這裡走回家吃午餐。就我有記憶以來，家裡總是有許多客人，他們在我們家進進出出，絡繹不絕。這些人來家裡吃吃喝喝，他們跟我一定有關係，環繞在眾賓客之間，我開始尋找誰可能是我的父親。從繪本中，我看到有些小孩有父親與母親，有些只有父親，有些只有母親，我不禁認為只有一個父親或母親的小孩，一定比較不好吧？要不我怎麼會沒有父親呢？為何媽媽不告訴我，誰是我的父呢？

等我成年以後，在公園南邊的「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」（Royal Albert Hall），第一次看到賈科莫．普契尼（Giacomo Puccini）的《蝴蝶夫人》（*Madama Butterfly*），對於這個為愛而自殺的女子感到難過不已。這個故事以二十世紀初日本長崎為背景，美國軍官娶了年僅十五歲的日本藝妓巧巧桑（即蝴蝶夫人），新婚不久即奉命帶隊返回美國，而蝴蝶夫人終日想念、痴心地等待。三年後軍官返回日本，帶著美國妻子前來，想要帶走與蝴蝶夫人所生的小孩。蝴蝶夫人應允他的請求，卻以自殺的方式結束這場婚姻悲劇。看著美麗的女主角，唱著詠嘆調，由〈美好的一天〉，到〈寧願光榮赴死〉，如天籟的聲音。當唱到〈訣別〉時，她用黑布蒙著兒子的雙眼，並獨自走到屏風後，往自己的咽喉刺去自盡身亡，以死作為被背叛的控訴。

我記得自己坐在位置上，動彈不得，眼淚奪眶而出，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一直到Michael叫我前去茶會，我才回過神來。Michael是我在《衛報》（*The Guardian*）的同事，他有精明的頭腦，常常指點我。他很受藝文界的認可，後來成為知名的評論家，又獲得知名劇作家授權書寫他們的傳記，我則

沒有他那麼幸運了。因為年齡的差異，他不餘遺力提拔我這個後進，讓我在衛報的工作逐漸穩定下來，我常跟著他跑看表演。這是我第一次「出勤」，Michael是我的護航，也就是說，若我寫不出什麼能看的東西，他會罩我。跟著Michael，我懷抱著肅穆的心情進入劇評人的聖殿。

阿爾伯特音樂廳於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開幕，是維多莉亞皇后（Queen Victoria）為紀念心愛的丈夫而創建的。阿爾伯特王子（Prince Albert）死於一八六一年，據說十年後維多莉亞還是穿著黑色的衣服紀念他，甚至在開幕時因情緒激動而說不出話來。這次出勤讓我大開眼界，尤其業界對劇評人的禮遇，我想我來對了地方，但茶會上發生什麼事，見過什麼人，現在完全沒有印象了。只知道當天晚上回到家後，在床上輾轉難眠，蝴蝶夫人的兒子出現在我的夢中，一雙眼睛看著我，他流著淚的眼睛似乎要告訴我什麼。歌劇的曲調在夢中徘徊，感覺像是一個失重的宇宙。

我被自己的一身冷汗給驚醒，走下床，打開第一封信。

第1封信
薛西佛斯

今天是禮拜三，有颱風警報，將在週末襲擊小鎮，你（遺族母親）身處在區公所前的廣場，要去五樓的圖書館，卻被一陣風雨淋得像落湯雞。風雨沒有理性，說來就來，你趕緊拿出手邊的雨傘，希望可以抵擋雨水的攻擊。

你的小傘弱不禁風，兩三下就被強風給吹反了。風雨四面八方而來，幾乎要把你吹倒在地。這個從天而降的災難是三百六十度的，無法防守，就好像從天而降的失落，任你怎麼抗議也沒用，來了就是來了。你收起那個被吹爛的雨

傘，臉上滿是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困窘。

你在風雨中掙扎，手中的提袋已經濕了，身上的衣服也濕了，等你進入到區公所的一樓，已經不像是人，反倒比較像是浸泡在水中的拖把，需要被擰乾，或者像是剛洗完的衣服，需要被丟進乾衣機裡面旋轉一番，把痛苦給忘掉。

沒有想到活著是這麼疲倦的事情，你想像，薛西佛斯推著石頭的時候也是這種心情吧！石頭不知為何成為他每天要面對的事情，更慘的是每天推到山頂，石頭一定往下跌落。看著自己每天重複一樣的、毫無意義的任務，看著自己一再重複，看著這個無望的人間，你思忖，他如何堅持下去？一定有著讓他不得不做的理由，一定有難以跟他人訴說的難處。

你覺得他也面對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困境。

神話裡面沒有說這些，只說了他每天把石頭推上山，然後石頭會跌落，但他注定每天如此——那是詛咒，那是命運，那是災難。後世的哲學家當然詮釋出各種不同的說法——薛西佛斯就是你們每個人啊，你們每個人就是過著這樣無意義的生活啊。

你有時會想，他有沒有想過要自殺，了結這一切？

你不知道為何我自殺，但你卻承接我自殺失落的痛苦，像他一樣，你每天面對活下去的任務，你常常在想，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任務啊！你的生命被我的自殺給擊碎了，你的人格結構被震垮了，而你的熱情，就像我那個重擊落地的身軀，七零八落、平躺在地了。

這不可能的任務過了無數年。你問我，你要如何在我不存在的人間繼續走下去？要如何在我消失的人間找到希望？要如何在我放棄的人間找到幸福？

難走的悲傷路

也許您會像我一樣，驚訝於文字的情感濃度，這沉重的感情像洪水似地狂瀉而出。據說孩子死去以後，遺族母親每天對著本子寫字，不斷地寫，不斷地哭，將一切宣洩在紙上，因為沒有人可以聽她說，以為只要不讓她說話就好，以為不哭就好，只要忘記，往前走就好。但她不知道要走去哪裡，只能懷抱著這個祕密過著日子。

沒有人能準備好要面對一個人的自殺，就連一隻狗也很難理解這件事。

是的，我沒有在開玩笑，連一隻狗也很難理解遺族的處境。狗是我的好朋友，或者我應該說，我現在只有狗這個朋友。我得常常跟他說話來消化這個事件，試圖理解遺族母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我的狗透過他一貫的眼神告訴我：

「自殺者的離世，真的給活下來的人留下許多磨難。」

沒錯！因為自殺的暴烈，恐怖與驚嚇，遺族很難理解死者「為什麼」自殺，因為自殺與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相反，遺族很難了解死者當時的動機和心理的狀態。從母親留下來的手稿我們看到1：

「（他們）抽絲剝繭努力要找出為什麼的理由，而唯一能給你理由的那個人卻不能告訴你。」

「如果人自然而死你可以說再見，但自殺死亡你不能。」

「那個人就這樣走了！……許多事都沒有答案。」

人是尋找意義的動物，簡單到午餐吃什麼，吃飯還是吃麵？吃飯要有吃飯的理由，吃麵有吃麵的想法。面對人生，找不到理由本身就教人難受。而找不到人問，問了也問不到答案，實在考驗著生而為人的基本能力。

「哪個人活著不需要理由呢？哪個人能夠不問為什麼呢？誰能不追問就放手呢？」狗狗說。

我想您會同意，我的狗雖然不是人，但也滿理解人的。自殺改變了遺族的生命與軌跡，存在模式產生不可逆轉的改變。「生命永遠不再一樣」不再是輕鬆的歌曲臺詞，而是生活的真實。

「那一天是決然改變我生命的時刻。」

「永永遠遠改變了我的生命。」

沒有人準備好面對生命的悲劇，一切讓人迅雷不及掩耳，自殺就是這樣的悲劇。